

開放文學 – 江湖俠義 – 乾隆下江南 第十二回 奪鱸魚踢傷倫公子 投村莊收羅眾豪傑

詩曰：英雄片語便傷心，喜見她磷動義精。綠林自有真豪傑，出場努力誅奸臣。

話說倫昌自恃拳勇，將日清打倒。天子眼明手快，驟起蟠龍腳，正中在倫昌陰囊之上，即時倒地，嚇得幾個敗殘家人，急忙上前救起，飛奔回署去了。日清已經跳起，忙與天子跑回店中，拿了行李。店主因離得遠，未知緣故，隨收了食用錢，他二人出門去了。本處街鄰，因皆素恨倫昌，所以都不查問，各自關了店門。再說新任知府倫尚志，知兒子受了重傷，氣得火上加油，一面請醫用藥，一面自己親帶三班衙役，飛風趕來，到時已經連人影都不見了，只見兩面店鋪，各閉門戶，追究街鄰，齊說方才打架之後，各自奔散，不知去向。尚志無奈，帶了幾個附近居人回衙，追究此人何等服色，出了賞格，追緝不提。

再說天子與周日清防人追趕，不行大路，向小路而去，連行三□里，天色已夜，只得就近村莊借宿，適遇莊主姚磷，乃是山西巡撫姚國清之子，乃父為官清廉，百姓叫他姚青天，天子也素知道。今這公子，也極肯輸財仗義，交結四方英雄，所以一見，情投意合，與日清結拜為兄弟，認天子為義叔，盛情款留，在莊耽擱數日即行。姚公子說道：「本處中元七月□五日，有水陸孟蘭勝會，大放花燈，以度無主孤魂，熱鬧非常。」力挽二人在此玩賞，仍舊在書房安歇。天子見他實心相待，也就安心住下。到了那日，城廂內外均建醮，兼放煙火，沿海岸邊，各設醮壇，僧道兩教，各修人事，各行店鋪，此三日內連齊門勝，陳設百戲及古玩人物景致，以誇富麗而祝昇平。四方之人，扶老攜幼都來看熱鬧，兼到寺院庵堂，報施金錢，以結萬人勝會。有詩為證：

長江燈市鬧喧天，月朗中秋賽上元，
千朵蓮花飛水面，九層珠塔插雲端。
金篆玉象來三寶，瓊閣瑤臺列八仙，
普渡慈航逢此節，官民同樂萬人歡。

閒言表過不提，且說天子同日清住在姚磷家，□分相投，這姚磷乃是一個最好交友的，今見高周二位，肝膽相照，更見親愛，而且中元今節，每日在莊與文人王太公酒筵相待，極盡地主之誼，飲到酒濃之際，或談詩賦，或講經典，兵書戰策，拳棒技藝，精究其理，以廣見聞。因此三人俱恨相見之晚，自□三日前後，這幾天都是公子自己陪著看那水陸燈景。到了□五晚上，姚磷身子不快，不能親自同往，天子獨帶幾名村客，與日清信步遊行，聞城裡今夜花燈，比往年更勝，即命備了兩匹馬，與眾從人一路到松江府而來。

二更左右，到了城邊，果見城門大開，燈市大興，一時得意，早把踢倫昌一事忘了，所乘之馬，交於莊客，自與日清及從人走進城來，看各行店鋪，列著許多奇異燈彩，每到寺院之前，更加熱鬧，醮壇之外，大駕鼇山，海市蜃樓，裝得極妙，一路閒行，不覺已到府前。正在觀玩，卻被日前跟倫昌的家人看見，忙回署報知倫尚志。他見兒子傷重，正在煩悶，忽得此報，忙傳令閉城，又親自帶了三班衙役追上前來，頂頭遇見，天子同日清也因這晚飲得酒多，渾身無力，一時抵擋不住，所帶幾個莊客已經走了。兵役又多，二人見這光景，回身要走，卻被兩下長繩絆倒，擁入街中，正要開堂審問，本境城隍土地及護駕神，舉手向倫尚志打了一掌，尚志一陣頭痛，不能坐堂，只得吩咐權且收監，明日再審。

自此每欲坐堂，便苦頭痛。慢說諸神救駕，再說是夜姚家莊客，躲到眾百姓中，混到五更，逃出城外，會同看守馬匹之人，飛奔回莊報知姚磷。此際姚磷嚇得驚疑不止，大罵：「倫尚志賊官，定為案情緊急，貪冒功勞，捉我世叔義弟來塞海眼。我姚磷怎肯干休？」即欲帶了拳師莊丁等前去索討，倘若不許，定要動手。王太公道：「他是父母官，莫若先禮後兵，寫信求情，他如不放，再作道理不遲。」隨進書房寫信，差家人姚德飛馬入城投知府行中，守候回音。姚德速進，交予門上，請其呈上。這日倫尚志正在養病，忽接姚磷之信，拆開一看，書曰：

尚志老公祖大人鈞覽：敬稟者，昨有舍親高天賜周日清二人，入城看燈遊玩，不知因何起見，致被貴差送案，竊查此二人，由家嚴署內回家公幹，在莊月餘並未出門，豈貴差私意或線人搪塞，抑因案情緊急，欲以面生之人，胡亂結案乎？嚴刑之下，何求不得？懇念愚父子薄面，曲賜憐釋，感激高誼，非止一身受者已也，謹此保釋，仰祈俯允，實為公便。治晚生姚磷頓首。

倫尚志拍手大怒道：「原來是姚磷這狗頭，仗父之勢，主使高天賜二人將吾兒打傷，幸吾將此二人拿住，看他恃勢欺壓我！難道懼你不成？」越想越氣，喝令家人把下書人帶到面前，姚德上前叩頭。知府把案一拍，大罵道：「你主人好生可惡，暗使人把我公子踢傷陰囊，死活尚在未定，還敢寫信來保，明欺本府奈何他不得，問他應得何罪？」令左右亂棍打出，將書丟在地下，姚德拾起，被衙役打出，只得忍著痛奔回莊中。

見了姚磷哭訴前事，氣得姚磷暴跳如雷，一時性起，點齊合家莊丁，共有二百名，暗藏軍器，闖入松江府城，到了府署門前，也不見知府，親自帶領三□餘名，闖入府署，誰不認是姚公子，急忙閃開。姚磷問道：「高周二位現在何處？」差役只得帶他相見，隨即同他二人回莊而去。及倫尚志聞報，點齊差役迫來，已經去遠。只得回行說道：「姚磷畜生，如此目無王法，待我稟上憲，再來問你。」隨喚打道出門。適本縣到來請安，兼問姚磷一事，知府就把此事說知，約他一同去見蘇松道臺朱良材，設法擒拿。即一同上轎，到了道衙，參見已畢，倫知府將事稟明，求朱大人捉拿姚磷。

朱道臺也吃了一驚，說道：「這還了得，若是點兵圍捉，萬一有傷官兵，事情就弄大了，而且姚撫臺面上也不好看，彼此官官相衛，豈不存些體面，不如用計騙來，將他幾個一同拿了，知會他父，始行照辦，此為正理、兼且公私交盡。」府縣齊道：「大人所見極是，只怕他不肯來。」道臺云：「這姚磷並沒甚大罪，所不合者，吵鬧衙署，著周高二人傷人致命，亦不過以一人致命，諒他必然肯來。」議定，即著妥當家丁拿道憲名帖，往姚家莊請姚公子明午到行赴席，兼議妥事。姚磷自恃血氣之勇，全無畏懼，公然坐轎進城，竟入道署，當下見道憲府俱在座中，即上前見禮，各官因他父親，也只得禮相待。

茶罷，一同入席，飲至中巡，朱道臺開言道：「昨聞賢姪到府署中，搶回周日清、高天賜二人，其事是否？這二人因踢傷倫昌賢姪，死活未定，所以本府將他暫收，以候傷愈再行公辦，賢姪知法犯法，如此行強，若本府通詳上憲請旨辦理，就連令尊大人也有不便之處。本府念彼此世交，不忍不力為調護。務將此二人交出，自有公論，若仍恃勇不交，本府亦難曲徇私情矣。」姚磷拱手道：「承大人見教，敢不遵命。只是高周二，自到舍下將近一月，每日不離晚生左右，從何打傷倫公子？詎於□五夜進城看燈，竟為倫府人錯認拿住，斯時晚生也曾代稟倫公，力為申明，不料倫公偏信家人胡指，急於為子報仇，不容分說，將晚生家人姚德亂棍打出，故晚生氣憤不過，親至行中帶回高周二，如果確有憑據，自當即刻交出，若無確實見證，只聽下人一面之詞，決難從命。」倫尚志聞言氣倒，稟上道憲。道臺見姚磷再三不允，也就變臉，命將姚磷拘禁。隨委知縣王雲到姚家莊捉高周二二人一同候審，叮囑不可亂動姚府物件，以存體面。姚磷自知中計，只可耐著性子，再作道理。

再說本縣王太爺，即到姚家莊，下轎步入中堂，令人請賈氏姚太君出來，把上項事說知。說這事本與公子無涉，不過暫行留著，只要交出高周二二人便無他得。天子在內聽得，怕累及姚家，即同日清挺身而出，別了太君，跟隨了去。太君嚇得心驚肉跳，掛念兒子。立請親家王太公入城打探消息。王太公也□分著急，忙奔入城，花些銀子，走入縣中，見了女婿並高周二，商議脫身之計。姚磷托他到海波莊告知好友崔子相。太公回去向老太君說知，並且安慰女兒一番，即日起程向海波莊而來。

再說這崔子相，世居海波莊，乃是水陸響馬頭領，家中極為富厚，專打抱不平，交結英雄好漢，生得相貌堂堂，身高六尺，學就武藝，件件皆通。手下一班兄弟，俱是多謀多智、武藝高強，並無打家劫舍、為害百姓等事。若知有賊官污吏與走私大賈，決乎不肯容情，必欲得之而甘心。且保護附近一帶村莊店鋪，田地墟場，坐享太平，並無別處盜賊敢來相犯，所以各居民自願私送糧米

與他，文武官見其如此正道，亦不來查問。姚磷自小與伊同師，結為生死之交，彼此義氣相投，肝膽相照，遇有患難，互相救護，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是日崔子相正在莊中，同各兄弟比較刀槍拳棒，莊客報道：「姚家莊王太公來見。」崔子相是姚磷之外父，忙請入莊，見禮已畢，奉上香茶，王太公又與各好漢一一相見，彼此坐下，子相拱手問道：「不知老伯駕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令縣近況如何？老伯因甚光臨？」王太公道：「老漢特為小婿被囚縣中，著我特來懇求，務望出力相助。」子相大驚道：「賢弟受屈，因何起見，小姪自當設法。」

王太公即把前事說明原委，子相聽了，沉吟半晌道：「我帶眾兄弟，暗入松江府城，救出賢弟及高周二人也非難事，只因姚老伯現任山西巡撫，如此做去，必然帶累，這便如何是好？」旁忽激怒一位義弟，名叫施良方，大叫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許多，只要我等走去，不驚動百姓與官府錢糧，只要結果倫尚志狗官父子，將姚二哥三人救出，到我莊居住，預先請王老伯將姚府家屬移到此處，他就請兵來捕，我就同他對敵，就不干姚年伯之事了。」

子相此際也無別法，只得令王太公快去搬取姚府眷屬上下人等，到海波莊居住，以免受累。隨後帶施良方金標兩個頭領，皆能飛簷走壁，如步平地一般，與手下莊客□餘名，兄弟三人分作三起，混入城中，在府前後賃房居住下，定下計策，到了八月□五夜，王太公買辦三牲羊酒等物，令人挑進縣裡，說是姚磷公子在此，多蒙照應，因此今日與大家一醉。各役聞言，□分喜悅，接了人去，整備好了，送至姚公子房內排下。姚磷只顧勸酒，待他們酒至半酣，暗將蒙藥浸入酒中灌醉，是時已及四鼓，房上跳下施良方，將鏈子開下，復上屋接應他三人走出門外，爬過城牆。埋伏莊客預先在此等候同伴出城。

再說崔子相金標將軍器馬匹叫手下人預先帶到北門外關王廟旁僻靜地方守候，他飲至三更時候，走到衙門後花園，跳將下去，走入後堂，遙見倫尚志還與愛姬飲酒，只聽尚志道：「你看今夜月被雲掩，令人掃興，我因公子受傷，今仇人雖獲，尚未定實罪名，聽道臺的口音，是不肯難為姚磷這狗子，我真氣悶不過，兼之我前日辦了幾件案情，未免弄了些銀子，百姓多說我貪贓枉法，若被上司知道，有些不妙，想起來也無心飲酒，莫若早些睡吧。」有一少年女子答道：「老爺何不將這造言生事的辦他幾個警誡。」倫尚志道：「也說得有理，明日就差你哥出去，暗中訪察，捉幾人來，辦一個毀謗官長的罪名加在頭上，作為樣子也好。」即令手下收拾杯盤，進了上房，閉門安睡去了。直至四鼓方各睡熟。崔子相取出火種，點著問香，托開房門，來到牀前一刀結果倫尚志。又到倫昌房內，也是一刀，走出來從房上跳出去，飛身上馬，離了關王廟，到小路，大眾會齊回到海波莊而來。到得莊中，姚磷及高周二入再三致謝。惟姚磷愁眉不展，怕父親為他所累。高天賜極力安慰說：「京中軍機劉中堂，與我有師生之誼，縱有天下大事情，自有高某擔當，你只管放心，只要告知令堂，請他毋庸害怕，我自有回天手段，決不累汝父子。」姚磷聞言大悅，入內安慰母親妻子。

且說松江城內，倫知府父子被殺，又走脫姚磷高周二入，道憲忙調兵差把姚家莊圍住，打開莊門，並不見一人，明明此事必定姚磷私約賊人，謀殺知府。一面申詳督撫，一面出列賞格追緝兇手。軍民人等，有能捉獲賊人者，賞紋銀千兩，各門張掛告示，畫影圖形，追查甚嚴。不數日間，有人通報姚磷家眷逃往海波莊崔子相家，蘇松道臺朱大人聞報，即賞了探子，莫知撫院莊大人，發兵調將來查辦。登時調集屬下官營各步馬兵丁，除留守府城外，共帶兵馬一千，奔海波莊而來。巡撫莊有慕接了該道請兵文書，急命撫標中軍高發仕，統兵五千，浩浩蕩蕩，殺奔海波莊而來。

再表是日崔子相與姚磷各家兄弟，正在莊中同高天賜周日清王太公大眾談論兵機武藝，拜眼高世叔才廣見高，正在高興之際，忽見莊丁稟道：「列位老爺不好了，莊大人委高發仕領兵五千，一路殺來，朱道臺親自帶領人馬一千，分水陸兩路由府城一路殺來，兩處人馬就要到莊，請今定奪。」各人齊吃一驚，雖然各處山寨英雄，亦有數千，可以迎敵，只是官兵勢大。兵連禍結不是好事。姚磷更加驚慌，只見高天賜哈哈大笑道：「你們不必害怕，有我在，這些人馬包管無用。」

眾人聽了半信半疑，不知他有什麼手段，姚公子急忙拱手道：「世叔既有妙計，請早施行，待兵馬來到便退了。」高天賜點頭道：「是。」走回自己臥房，即寫下聖旨，蓋了御印，外用紙封好，不予各人知道，對日清附耳說知：「你一路迎著高發仕這技人馬，見了高發仕說有聖旨，要見莊有慕，著他暗中知會朱良村，暫將兩路人馬分紮莊外，差官同你入城投遞，不許聲張。」周日清即刻起程，走不多時，正遇高發仕人馬，隨即進營，備細說知，這高參將也知近日聖駕在江南遊玩，只得遵旨。一面知會朱巡道兵馬，一同安下營盤，一面著手下都閩府陳邦杰護送日清到撫轅，向巡撫說知。莊有慕忙開中門，排列香案跪接，拆開一看，乃御筆草書一道云：

朕昨到松江欲嘗四腮鱸魚，幾為倫尚志父子所害，該員性極貪鄙，魚肉子民，朕已令姚磷等於救駕出去之時，將其父子殺卻，此案即可註銷，毋庸追究，差來海波莊人馬，火速調回。知照劉塘等不得歸罪姚磷之父，朕日內亦將往別處遊行，卿宜照常辦事，不必前來見朕，以避傳揚。欽此。

莊有慕接過諭旨，隨即請了聖安，與日清見禮，請教姓名畢。日清道：「大人只宜機密照辦，不可聲張，小可即刻回莊報知，以慰聖心。」撫院相送出街，日清復命不提。

再說莊巡撫即著調回兩路兵馬，將松江案註銷，另委知府署理松江府印務，移文軍機，毋庸議山西巡撫縱子私殺命官之罪，一概不論，安靜如常。是時崔子相姚磷請入，只見周日清送信去後，果然兩路官兵，安紮莊外，卷旗息鼓，住了數日，周日清回來，這兩處人馬，立即退去。各人□分驚喜，私相忖度，大約高世叔必是王公御戚，始有這回手段，均各傾心敬重，極意奉承。崔子相將自己生的四子，長子崔龍，次子崔虎，三子崔彪，四子崔豹，胞姪崔英，拜求高世伯教習武藝。天子因見諸人都有忠義之心，這五個孩子，都在成了之歲，相貌英俊，技藝雖略知，未得名師不能精妙，倘能學成，亦他日棟樑之器，崔子相又如此敬愛，所以極口應承。暫住莊內，倒也快樂，這且不表。

再說撫標中軍高發仕，此人乃白蓮教中人，是時回省復命之後，因知天子在海波莊，遂起了謀反之心，私差人暗約白蓮教軍師朱胡呂。此時朱胡呂奉八排白蓮洞主賓揚二大王之命，私歷江南，結交群賊與各賊官入教者，相機而動，欲謀不軌，今得高發仕之信，滿心歡喜，連忙知會賓揚二位，發賊兵到來照應，一面招集附近會中群賊，共有三千餘人。高發仕也帶了親軍五百名，私出省城，暗將家屬移往別處，前來助戰，將海波莊前後圍得水泄不通。此際崔子相等並無準備，忽見賊兵到莊，嚇得大眾驚疑，不知何故，即著人打聽，方知白蓮教匪前來劫駕謀反，幸而崔子相也是雄霸一方，這海波莊各頭領除施良方、金標、崔家父子、姚磷外另有□餘名俱是武藝高強，尚堪迎敵。事到其時，天子只得實對他們說知，面許各人奮勇退賊，各加重賞。各人忙叩頭謝恩，不究失敬之罪，諸人此時雄氣□倍，情願效死，以保聖駕。

崔子相忙奏道：「此事還須令人殺出重圍，到省調兵，內外破賊。」即有金標挺身願往，天子立即寫旨一道，命其到省見莊巡撫，叫他前來。金標結束停當，揚槍上馬，衝出賊營。正是：

仁君被困孤莊內，義士衝圍取救兵。

不知能否殺出，且看下回分解。